



AJS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AJSS, Vol. 1, No. 1, 2026, pp.5-16.

Print ISSN: 3106-6836; Online ISSN: 3106-6844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a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AJSS260102lemhl>



马来西亚花踪小说奖的文学生态（2015-2024）

陈秀文（Chen Xiuwen），郭紫薇（Florence Kuek）

摘要：学界对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的研究多集中于早期届次，对近十年花踪马华小说奖的系统性讨论仍相对不足。本文以 2015—2024 年花踪马华小说奖为研究对象，选取十篇获奖小说及五篇终审会议记录，从作品主题、评审标准及奖项意义效应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获奖作品在主题上呈现关注华社思维与生活场景的整体面貌，并出现由英雄叙事转向普通人书写的整体趋势；评审标准则逐渐强化对马华特性书写深度的要求；同时，文学奖及其评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华文学创作场域产生引导与刺激作用。本文从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奖项效应的脉络，勾勒近十年“花踪马华小说奖”的文学生态，期望为相关研究提供阶段性的参考。

关键词：花踪马华小说奖；获奖小说研究；评选标准；文学生态

作者介绍：陈秀文，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华文学、现当代文学。郭紫薇（通讯作者），博士，高级讲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马华文学、文学翻译、教育学，邮箱：florencekuek@um.edu.my。

Title: The Literary Ecology of the Mahua Huazong Literary Awards for Novels (2015–2024)

Abstract: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the Huazong Literary Award has largely focused on its early editions, while systematic discussions of the Huazong Mahua Novel Award in the past decade remain relatively limited. This study takes the Huazong Mahua Novel Award from 2015 to 2024 as its object of analysis. It examines ten award-winning works and five sets of Final Review Meeting Records, exploring three dimensions: thematic concerns,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the broader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the awar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award-winning works have predominantly engaged with the intellectual outlook and everyday lived experiences of the Mahua community,

alongside a discernible shift from heroic narratives to representations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In terms of evaluation criteria,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depth of representation of Mahua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the award and its adjudication mechanisms have played a guiding and stimulative role in shaping the field of Mahua literary production.

By situating the discussion within the interconnected framework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ward effects, this paper delineates the literary ecology of the Huazong Mahua Novel Award in the past decade,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phase-specific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Huazong Mahua Novel Award; Studies on award-winning novels; Evaluation standards in literary prizes; Literary ecology of Mahua literature

Author Biographies: **Chen Xiuwen**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ahua literatur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lorence Kuek**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Senior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She holds a PhD.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ahua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education. E-mail: florencekuek@um.edu.my.

一、前言

“花踪文学奖”自 1991 年创办以来，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场域中最具权威性与象征意义的文学奖项之一。该奖以“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文学风气，传承文化”为宗旨，不仅显著提升了马华文学的社会能见度，也为其与国际华文文学的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2001 年增设的“花踪世界文学奖”，进一步凸显了该文学奖的国际取向；持续举办的“花踪马华小说奖”，则通过选拔优秀短篇小说、培育创作人才，在马华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长期而稳定的推动作用。

在文学实践层面，“花踪马华小说奖”不仅累积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获奖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马华小说的审美取向与评价标准。然而，学界对“花踪文学奖”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外部研究，研究时段亦多停留在第一届至第十或第十一届。针对“花踪马华小说奖”的研究则更少，对近十年来获奖小说的创作主题、评选中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取向，以及文学奖如何介入马华文学创作场域的问题，尚缺乏系统讨论。

基于此，本文以 2015—2024 年间“花踪马华小说奖”所产生的获奖小说及对应的《决审会议记录》为主要研究材料，聚焦获奖作品的创作主题、评审评语所反映的评选标准并进一步探讨该文学奖对马华小说创作场域所产生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主要借鉴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它将文学奖视为一种制度化的合法化机制，透过评审话语与奖项运作，参与象征资本的分配与文学价值的确立。故此可分析文学奖和评审帮助作者达成文学场域中地位的确立以及在马华文学创作场域中，该文学奖、获奖作者以及评审对场域产生的刺激。同时，本文亦参考朱宥勋提出的“作家进程”概念，观察文学奖在作家职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以理解该文学奖是如何影响获奖作者在马华文学场域中的位置变动。本文理论借鉴框架如下图。

本文旨在从文学生产—文学评论—整体影响对该文学奖进行整体把握，也勾勒出近十年“花踪马华小说奖”文学生态的大致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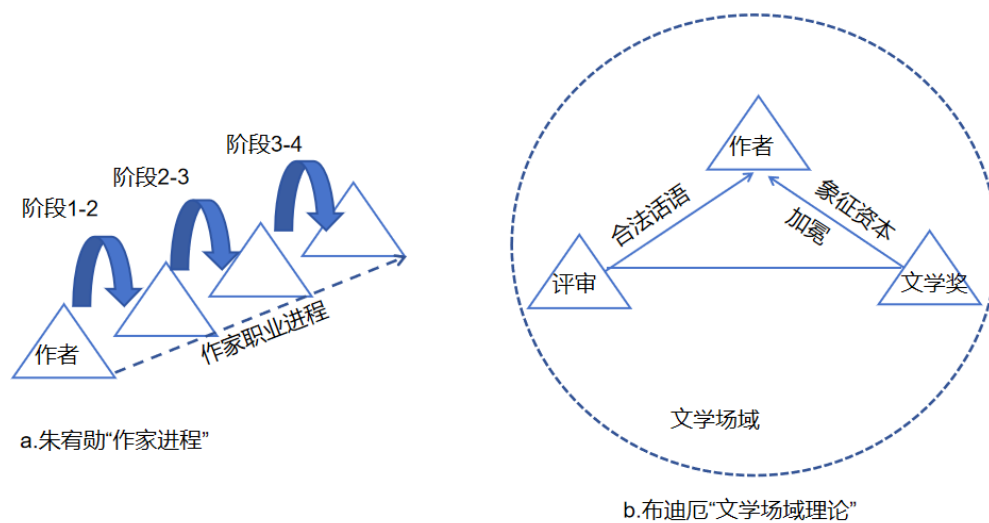


图 1：理论借鉴框架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二、2015—2024 “花踪马华小说奖”创作主题趋势

从第一届开始，该文学奖获奖作品在题材上都较为贴近马华社会的历史现实。这首先与该文学奖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关。

马来西亚华人是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理解其生存的处境，是一个令人寻味的议题。”（郭晓明，2023, p. 34）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建立华人新村。发生于1969年5月13日的“513事件”是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最大的种族冲突事件，使马来西亚族群之间的隔阂越发严重。1987年的“茅草运动”进一步冲击华社，迫使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多家报章停刊。这些历史都使马来西亚华社内直到今日还留有挥之不去的伤痕。

1988年《星洲日报》复刊，两年后的6月“花踪文学奖”诞生。该文学奖超越了一般为选拔优胜作品、作家而生的文学奖项。它所期待的马华文学是切身关注华社现状，重新发掘历史现实，反映时代，引发思考，维护华社的作品。

而另一方面，上述提及的历史处境也会在华社内沉淀为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和民族伤痕，随之浮现于作家创作的主题、题材和写作的语气之中。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参赛者们30余年来仍然不约而同保持着相似题材的偏向。有人认为这有迎合评审的标准之嫌，但本文更认同这是参赛者们写作时民族集体记忆自然而然地带出的一种创作倾向。

在主题类别上，2015—2024“花踪文学马华小说奖”共计产生的10篇获奖作品，可大略归纳为七类：时事课题、成长经历、缅怀时代、异族叙事、形而上的思考、性别认同以及对马来西亚重大历史冲突的伤痕书写。

作者	标题	获奖年份	奖项	主题	主题类别
许裕全	《边佳兰唱本》	2015（第十三届）	首奖	对边佳兰 RAPID 计划的质疑	时事课题
戴晓珊	《蒙养粲然》	2015（第十三届）	评审奖	对理想时代的缅怀	对时代的缅怀
叶舒琳	《隐身》	2017（第十四届）	首奖	书写成长经验	成长经历
郭彤恩	《杂处》	2017（第十四届）	评审奖	揭示族群混血儿生存困境	异族叙事
林俊龙	《Chelsea Blue》	2019（第十五届）	首奖	探讨生命哲思	形而上的思考
林雪虹	《普度玛央》	2019（第十五届）	评审奖	揭示华社内族裔歧视问题	异族叙事
牛油小生	《骚乱》	2022 年（第十六届）	首奖	反思 513 事件	对马来西亚重大历史冲突的伤痕书写
丘凯文	《阿婆》	2022 年（第十六届）	评审奖	书写马共战后的代际伤痛	对马来西亚重大历史冲突的伤痕书写
颜家升	《土》	2024 年（第十七届）	首奖	探讨生活本质	形而上的思考
赖威竣	《云之国》	2024 年（第十七届）	评审奖	书写性别认同的探索	性别认同课题

表 1 2015—2024 “花踪文学马华小说奖”获奖小说基本信息及主题表

Table 1. Award-Winning Short Stories of the the Huazong Mahua Novel Award (2015–2024): Information and Themes

表 1 呈现了近十年所有获奖作品的基本信息包括作者、题目、奖项、各自的主题和主题类别。以下将对这 10 篇获奖作品的主题依次概述。

2015 年首奖作品明显地关注马华社会所发生的时事课题。《边佳兰唱本》内容取材“428 集会”，RAPID 计划（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投资的超大型炼油和化工一体化项目）因为严重影响渔民生活以及相关的土地征收、华人义山搬迁等问题，遭到当地华人民众的强烈反对。小说着重描写边佳兰居民的街头抗议，并以三位好友的不同境遇，展现出该计划的威胁性。小说的大量的篇幅在展现以刘火根为代表的边佳兰居民为了保护华人义山的坚韧抗争，表现出华人在华社利益和历史文脉上的绝不退让。而评审奖作品则聚焦于理想时代的缅怀。《蒙养粲然》以家庭故事象征时代故事。通过“我”对金河广场曾经盛况的怀念和对家庭英雄故事的多面叙述，表达出对一个理想时代的缅怀。结尾处英雄故事的昂扬氛围被戳破，映射出“我”所怀念的可能也是理想时代下的美好的特质，并非具体的时空。

2017 年首奖作品中，作者以童年创伤叙述隐含对马来西亚赴新工作潮的反思。新加坡工业快速发展使数以万计的柔佛工人每日往返于新马两地，汇率差带来的可观收入让人心向往之的同时也产生了亲情困境。主人公在父亲消失后，母亲还因为赴新工作最终母女情分疏离。小说中同时还描述了一群害怕妻子一去不回而每日等待其下班的丈夫。《隐身》关注的是一个时期下的集体困境。评审奖聚焦异族书写，关注混血儿身份问题。《杂处》中塞夫是淡米尔人与马来人的混血儿同时有华小的

教育经历，他却在各个族群社会中都“左右不逢源”。在学校里，无论是华小还是同类的宗教学校，他无法被作为正常学生对待。成年后，不仅收入微薄还承受着长期的精神孤独。小说显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

2019年首奖作品展现出形而上的思考。*Chelsea Blue*通过儿子的视角叙述了父亲曲折的人生以此讨论生命中得到和失去的共生关系。蓝色象征着失落和由此引发的冷静、哲思。黑猫则为父亲一次次生命绝境带来生机，黑色也即寓意着得到与失去的共生关系。评审奖作品再次回到异族书写，反思族裔歧视问题。《普度玛央》中以戴维（淡米尔人）在华小中被同学欺负、老师针对和被同学的家长抱怨表现了社会层面维度上，族裔间的刻板印象。并且着重以阿娟（华人）出于群体压力不敢承认和戴维的友情，表现作者对族群歧视固化现象的理解。

2022年首奖和评审奖作品都直接回溯此前发生的重大政治和族群冲突，进行伤痕书写。《骚乱》着重描写“513事件”，聚焦该事件的暴力本质。小说描述骚乱亲历者的创伤感受和内心的恐惧阴影，反映暴力对生命的摧毁和长期影响。并且借由对施暴者心理的思考，揭示暴力行为的双向伤害性。评审奖回溯的是更早前的“马共”战争和紧急状态。《阿婆》将家庭中的亲情代际伤害与“马共”战争的历史创伤联系起来。第一代阿婆承受着紧急状态时期，华人在新村严格管制的生活以及审查下的恐惧，并将战争创伤发泄于第二代，造成亲情危机。而由于失学，第二代母亲又对其子女有强烈的控制欲望，最终导致将战争创伤延续至第三代“我”。

2024年首奖作品以华社普通农民的劳作生活表达对形而上的思考，全篇呈现出寓言意味。《土》以主人公世代赖以谋生的橡胶种植不再盈利而改种香蕉的经历，对时代中个人的努力进行了发问。种植香蕉的过程苦难重重，结局却是颗粒无收，强烈的精神迷惘表现出作者对生活苍凉而坚韧本质的思考。同时还提及华人对土地的复杂情感。评审奖作品《云之国》则关注马来西亚背景下的性别认同课题。该篇讲述一个年轻的马来西亚华人跨性别者探索性别认同，逐渐完成自我塑造的过程。期间他同时面对来自家庭伦理和社会性别定义的压力。同时小说还突出在地语境下性别认同议题更为艰难的局面。

同时，近十年来“花踪马华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在主题上也呈现出了值得关注的趋势性。首先，作品主题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持续围绕华社利益展开书写。从第十三届至第十七届，大多数作品聚焦华人集体利益诉求、族群问题的反思，以及对难以消解的政治与历史记忆的回溯。整体而言，这些作品共同勾勒出华社心理状态、生活经验与族群处境的文学图景。这种主题取向与华社在马来西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历史创伤密切相关。族群利益、异族叙事、“马共”与“513事件”等议题反复出现在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成为作家创作中难以回避的集体记忆，也由此构成该文学奖在三十余年发展中持续而稳定的主题面貌。

但是，主题表现方式上，近十年的获奖作品却呈现出一种变化：相较早期对民族英雄与英雄叙事的突出，作家们逐渐将目光转向社会中承受多重压力的普通人。早期获奖作品如《古巴列传》《晨兴盛歌》塑造的是为族群利益挺身而出的英雄。但近十年的作品更倾向于描写在政治、族群、性别、经济与历史创伤中挣扎的个体，如因身份问题而受困的少数族群、承受代际创伤的家庭成员以及历史事件的幸存者等。

由此，近十年“花踪马华小说奖”获奖作品不仅体现出上述分析的10类主题，还呈现出两项鲜明特征：其一，持续聚焦华社利益与历史记忆，形成延续性的主题书写；其二，在表现策略上淡化英雄叙事，转而通过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呈现华社所承受的现实压力与集体创痛。

三、2015—2024“花踪马华小说奖”评选标准

历届“花踪文学马华小说奖”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该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因此，推论其评选标准的依据主要为《决审会议记录》。本节即以 2015—2024 年所产生的 5 篇《决审会议记录》为材料，通过对评审评语的分类、编码与整合，梳理评审在评选过程中所关注的主要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正面与负面的评价推论近十年该文学奖的整体评选标准。

首先将《决审会议记录》中的评语依照类别进行分类，统计其出现频次，以此推论评审在评选时所重点关注的维度。结果以统计表的方式呈现。

频次 维度 年份	5						4		3				2								1			
	文字	叙述	叙述技巧	社会价值	开创性	人物塑造	主题呈现	原创性	细节	叙述视角	张力	文体感	写作难度	意象	气氛	可读性	题目	气韵	在地化	逻辑	节奏	与读者沟通	留白	整体感
2015	✓	✓	✓	✓	✓	✓	✓	✓	✓	✓	✓	✓		✓	✓	✓	✓	✓	✓					
2017	✓	✓	✓	✓	✓	✓			✓	✓			✓											
2019	✓	✓	✓	✓	✓	✓	✓	✓					✓							✓				
2022	✓	✓	✓	✓	✓	✓	✓	✓			✓	✓	✓	✓	✓		✓				✓	✓		
2024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2015—2024 “花踪马华小说奖”评选维度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al Summary of Evaluation Dimensions for the Huazong Mahua Novel Award (2015–2024)

根据表 2，近十年该文学奖的评选共涉及 24 种评选维度。其中，“文字”“叙述”“叙述技巧”“题材的社会价值”“人物塑造”及“开创性”六项维度在每一届评选中均被反复提及，显示出评审对此类标准的高度关注。“主题呈现”与“原创性”次之，仅有一届评选中未被单独讨论，原因是评审将其涵盖进对叙述及作品同质化问题的评价之中。“细节”“叙述视角”“文体感”“张力”与“写作难度”等维度讨论批次为 3/5；“意象”“气氛”“节奏”“逻辑”“题目”与“题材的在地化呈现”出现频次较低；而“与读者沟通”“留白”与“整体感”等维度，仅在个别评审的评语中零星浮现。

显然，评审在评选中最为重视的是作品的语言表现、叙述能力、叙述技巧、题材的社会关怀，以及小说是否具备开创性。当然，主题呈现与原创性同样是非常重要标准，只是在部分届次中被整合进其他维度讨论之中。应注意的是，某些维度之所以出现频次较低，并非评审不重视，而是被部分评审归类至更高阶的评选标准中，如将意象与隐喻纳入叙述技巧，将留白归入节奏与叙述整体感之内。相似的，题目作为大多数文学奖在评选时会讨论的范畴，在该文学奖近十年的评选中却意料之外地鲜少提及。大概因为大部分作品在此无较大失误。因此也无法断定题目已不再被评审关注。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各评选维度的评语进行编码，根据正面与负面评价，归纳出各维度下的具体评选标准。编码过程中，剔除了内容空泛或语义重复的评语，以保证分析结果的清晰性。

维度	负面评价	正面评价	推导出的评选标准
文字	小说的句子不符合人物的形象。《花 14》（2）页 80 文字过分雕琢，以至于时常弄巧成拙，出现很多病句。《花 16》（3）页 117 语言上刻意，不够清爽。《花 16》（2）125 文字上有点干涩。《花 17》*（2）	作者的文字、用词很有个人化风格。《花 13》（2）页 60 文中有哲理性和诗意的句子，是小说最统一的部分。《花 14》（2）页 79 语言平淡但读起来很舒服。《花 15》（2）页 58 它的文字比另一篇更有文学韵味。《花 17》*（2）	推崇具有风格化的文字，文字与小说内容、人物统一、匹配。反对文字过长、过分修饰，干涩，语病层出。
细节	细节不合实际。《花 14》（1）页 74	细节叙述的比较完整。《花 15》（3）页 59 它的细节不拖沓。《花 17》*（2） 他描写农务写的很真实，很写实。《花 17》*（3）	细节完整、真实，不拖沓，切莫不符合实际。
叙述	某些环节会突然出现一个人名，然后突然消失。《花 14》（1）页 74 小说基本脉络铺设不清楚，无法判断作者的企图。《花 14》（1）页 75 企图心太强，刻意写的很复杂。《花 14》（1）页 78 很多情节都在灌水。《花 16》（3）页 123 小说的缺点在跳跃太大。《花 15》（1）页 60	故事线索简单。《花 14》（3）页 77 小说中的叙事和线索非常完整。《花 14》（2）页 79 叙述清楚，结构不花哨。《花 16》（3）页 123	推崇叙事明快、清晰、完整、连贯。反对作者在小说中有过强的企图心，将情节写的过于复杂，使小说累赘肿胀。
叙述技巧	作者一开始选择的写作技法造成了这个缺陷。《花 13》（3）页 59 作者有诉求建立一个隐喻但常识上有硬伤。《花 14》（1）页 74 小说中所用的比喻抽象和离题。《花 15》（3）页 56 材料与小说的互动性不够充分。有意蕴的割裂。《花 17》*（1） 小说的隐喻的连结太明白了些。《花 17》*（3）	寓言式的写法。《花 14》（1）页 75 小说的反讽的对比有趣。《花 15》（3）页 56 比较有趣的是作者写作时用的回放，前后呼应。《花 16》（3）页 123 小说对梦境的处理相对自然。《花 16》（2）页 125 作品种的引述效果相当成功、成熟。《花 16》（1）页 126 小说中的对比非常强烈有趣。《花 17》*（3）	反对反常识的和生硬、刻意的叙述技巧运用。
叙述视角	一个短篇用了太多叙事角度。《花 14》（2）页 77	小说的叙事声音很统一。《花 14》（2）页 78-79 小说的力量来自于视角的转	推崇叙述视角的统一和简练。

		换。《花 17》* (1)	
意象	意象与人物之间没有很好地融合，还是会有种割裂感。《花 16》(2) 页 122	小说选取的意象切合小说的主旨。《花 13》(2) 页 62	意象与人物、主旨切合。
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不太立体。《花 15》(1) 页 55 小说用力过猛，人物写的比较极端。《花 16》(2) 页 124 小说人物塑造的也比较生硬。《花 16》(3) 页 126	塑造的人物与作者要传达的东西非常吻合。《花 13》(3) 页 61 人物都很完整。《花 14》(3) 页 77 像真实人物跃然纸上。《花 17》* (1)	人物生动立体，符合小说主题。反对人物塑造极端、生硬。
主题的呈现	写起来并不深刻。《花 15》(1) 页 59 作者表现性别取向等重大事情表现得太轻，太小儿科了。对两个人性取向上的书写也是一种表皮上的书写。《花 16》(3) 页 123 有些经验还是比较单一。《花 17》* (2)	小说写的很深刻。《花 15》(2) 页 58 主题鲜明，作品相当有力量《花 17》* (1) 作者在处理性少数群体的问题上比较复杂，可见其勇气。《花 17》* (1)	主题鲜明，深刻，反对流于表面，单一的主题呈现。
题材的社会价值	小说在意识形态上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对外劳的歧视和蔑视，没有达到批判社会。《花 14》(1) 页 77 对于宗教关系的攻击性还是少了一点。《花 17》* (2) 小说中对香火传统的反讽也只有一点。《花 17》* (3)	社会关怀性质很强。《花 13》(2) 页 61 不动声色道出对族裔问题的同情和关怀，我觉得蛮有功力。《花 15》(3) 页 55 小说可以引起华社的反思。《花 15》(3) 页 55 隐喻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处境。《花 17》* (3)	小说题材具备对现实的反映和强烈的社会关怀，具有揭示社会问题的倾向以及批判价值，
开创性	与其他作品相较之下，它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比较少。《花 13》(2) 页 58 这篇的题材讨论性向的部分很老套。《花 14》(2) 页 73 虽然如实展示却没有新的突破。《花 15》(1) 页 55	他的处理方式十分有创意。《花 13》(1) 页 61 写父亲的方式与通常的不同。《花 15》(1) 页 58 小说写战争，这比我之前读过的要更为深入。《花 15》(2) 页 59 它体现了问题意识，弥补了其他小说的态度。《花 17》* (2)	推崇小说题材、写作手法、人物塑造等能够给予创造性和突破性，开成出新，能在同一题材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带来新的认识和见解。
原创性	与李维管的《人鱼记》几乎一模一样。《花 15》(1) 页 57 作者的模仿痕迹非常重。《花 15》(1) 页 59 文字表达比较像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花 17》(1)		作者应该突出作品的原创性避免和经典作品的相似和重合，应当展现自己的风格和语言，写出自己的东西。

	完全复制了黄锦树和张贵兴的作品，没有自己的风格和语言。 《花 16》（3）页 126-127		
在地化呈现		它也可以全面呈现出马华生活的现实和经验。《花 17》*（3）呈现出纷呈的文化混杂性。《花 17》*（1）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在地知识的展示。《花 17》*（1）	推崇小说对马华社会、以及在地知识的展现，提倡小说呈现出马来西亚的文化特性。
文体感	叙述方式平实冷静，比较像散文，它有些东西写的太明白了，失去了小说值得玩味的部分。 《花 17》*（3）		反对小说过于直白，失去文体的意蕴。
节奏	整个小说基本上以一样的节奏在叙述，有种单调 《花 16》（3）页 125	有一种微妙的松弛感。《花 17》*（1） 节奏感和起伏比较有意思。《花 16》（2）页 125 它在 9 篇中节奏比较快。《花 16》（1）页 127	反对小说节奏单一，没有波动起伏。

表 3 2015—2024 “花踪马华小说奖”评选标准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the Huazong Mahua Novel Award (2015–2024)

表 3 内容完全取自“花踪文学小说奖”第 13 至第 17 届《决审会议记录》。为了清晰表中各评语的来源，将各评语的出处和评审逐一对应标注。《花踪 13——第十三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标注为《花 13》，评审陈雪标注为（1），甘耀明标注为（2），李天葆标注为（3）。《花踪 14——第十四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为《花 14》，评审黄锦树为（1），苏伟贞为（2），梁放为（3）。《花踪 15——第十五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为《花 15》，评审胡金伦为（1），韩丽珠为（2），张贵兴为（3）。《花踪 16——第十六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为《花 16》，评审谢裕民为（1），徐则臣为（2），黎紫书为（3）。第十七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未出版，但为了表中标注整齐，故将《星洲日报》所刊登《花踪 17. 马华小说奖决审会议记录》标注为《花 17》*。评审葛亮为（1），徐则臣为（2），龚万辉为（3）。

根据上表可知，在文字、意象、细节、人物塑造上：评审都强调文字、意象与小说内容、人物的统一适配，同时一致反对过度修饰和卖弄；欣赏完整、真实的细节，违背实际的则十分刺眼。推崇生动立体的人物而反对极端生硬的，并且强调“人物下场不应过于随意”（谢裕民，2024, p. 117）。

在叙述层面，评审最在意叙述的清晰和完整。“作者能为读者留下足够的答案以回应线索”（黄锦树，2019, p. 78）。尤其强调短篇小说应“将情节进行取舍”（徐则臣，2024, p. 120）。叙述技巧和视角上，评审们并无偏好，但反对反常识的、刻意的技巧运用。

在主题的呈现上，评审提倡进行深入的挖掘，拒绝单一经验的书写。在社会价值上，作品若关照马华社会以及弱势群体可能获得附加分。但评审们似乎更看重的是小说是否具备批判性。同时，也强调对马华社会和在地知识的深入展开，希望小说呈现出在地文化特性。

在开创性和原创性上值得一谈：创造性和突破性被推崇备至；反之，即使其他方面没有错误，但小说守成，评审在选拔时也会有所顾忌。但如果一篇作品在原创度上被质疑，无论如何都将丧失评选资格。最典型的例子是第十五届有望获选的《红海》，由于与《人鱼纪》的高度相似性，被排除于投票名单。至于小说的文体感和节奏上，评审们都推崇小说应有小说的意蕴和节奏上的波动起伏。

除上述总结的 14 个维度的评选标准外，其余的维度也同时在评审的考量范围之内。但不能忽略的是，“花踪马华小说奖”的评审标准远比这要复杂得多。评审各自的文学观以及审美趋向同样影响着评选标准。基于不同的文学观，不同评审会对一份作品做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本文只是做出一个整体上的推论。

同时还应当注意的是，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近十年来，评审对获奖作品的评选尤其是在书写马华特性方面有了更深入的考量，呈现出了从强调到反思的变化趋势。

其一，评审反拨了将马华特色作为该文学奖首要考虑条件。第十四届评选中两位评审对此进行了激烈讨论。梁放仍然保持其在第五届评选时的态度，强调获奖小说要有在地内容和在地关系，内容上应当要谈论马华社会的现实问题。黄锦树则认为“还是小说本身优先。写得好指的是有原创性的和能推陈出新的，这比其他都重要。”（黄锦树，2019, p. 72）该届《决审会议记录》的标题为“好小说比马华特色重要”足见此观点并非仅是某个评审的个人见解，而是得到了官方层面的认可。这种转变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我常觉得文学奖入围靠实力……也不会说必须要有本土题材，或是必须要反映社会等等……有的话是附带的价值。”龚万辉（2024）

其二，评审们在书写马华特性上提出了更高的追求：反对参赛者对马华要素的片面理解和刻意堆积，他们要的是更加深入生活，“寻找介入马华社会历史现实的新路径”（徐则臣，2024, p. 132）。正如黄万华所言（1995）强调作品的本土化并非只是简单要求在作品中加入如热带雨林、南国椰林、槟榔叶、肉骨茶等元素，而是要在“社会背景”和“人性的描写、人生哲理、人际关系、人情世事”方面都将“根扎”于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

至于为何产生这样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在参赛者中有一种参赛模式逐渐形成，他们了解写华人的命运、国族认同的作品就会容易得奖^①，因此将其演变成一种竞争文学奖的标配。而评选趋势的调整，本质上仍是希望选拔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推动和促进该文学奖，为马华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助力。该文学奖评选标准的变化也会对马华创作场域带来创作发展上的间接影响。

四、2015—2024 “花踪马华小说奖”对马华创作场域的显著影响

2015—2024 年十年间，“花踪马华小说奖”持续在马华文学场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鼓舞华社内部的创作风气，还在评选与话语层面引导着马华文学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制度化运作不断为创作场域培育与输送文学人才。若以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观之，该文学奖作为一种典型的合法化机构，正是通过象征资本、制度资源与评价机制的运作，持续刺激并形塑马华创作场域的内部结构。

在创作风气层面，该文学奖依旧凭借其制度优势吸引着大量文学爱好者与新秀作家积极参与。丰厚的奖金、隆重的颁奖仪式、强势而持续的媒体宣传以及相对稳定的上升管道，使该文学奖在马华社会中具备高度吸引力。根据第十三至第十七届奖项章程，首奖一万五千令吉、评审奖五千令吉的奖金数额被醒目标识。这是一笔极具现实意义的诱因。即便创作动机并非完全出于文学理想，参

^① 沈河西（2017 年 10 月 9 日）：“专访 | 黎紫书：我希望标示出一种只有马来华人才能写出的中文”。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02905（最后访问时间：2025-09-03）。

赛本身仍然构成一次重要的创作实践过程。与此同时，该文学奖长期以来以其高度仪式化的颁奖典礼强化文学奖的象征意义。郑树森（2001, p. 285）曾指出，“文学结合文艺形式的花踪颁奖典礼很像奥斯卡”。而《星洲日报》透过密集而系统的宣传操作，将文学奖塑造成马华文学的重要象征场域，使创作者对“被看见”“被承认”的渴望与创作行为紧密相连，从而进一步活络整体创作氛围。更重要的是，该文学奖所提供的并非一次性的荣誉，而是相对稳定的上升路径。历届获奖作家逐步进入评审体系，意味着其从文学审美的追随者转变为参与建构者。正如陈宪仁所言，能够进入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就意味着他可以决定同一世代作品的品味^①。配合《星洲日报》多年形成的发表与培育机制，文学奖遂成为创作者职业发展中的关键节点，也进一步巩固其在创作场域中的吸引力。

该文学奖亦通过评审话语间接引导着马华文学的发展方向。评审在评选中所行使的批评权力，构成文学场域中重要的合法话语来源。正如布迪厄（1993, p. 42）所指出的，文学奖评审“通过给予合法话语，有效决定哪些作品和文学形式值得被主流圈子承认”。近十年来，评审反复强调作品应深化对马华特性的理解，由此引导创作者避免流于表层的本土书写。同时，评审亦持续指出参赛作品的同质化问题，并逐步将“开创性”提升为核心评选标准之一。第十七届评审和前几届评审一样提醒创作者避免单向地向经典叙事靠拢。这些评语共同指向对文学创新的高度重视，引导未来创作者写作积极追求突破。此外，针对短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结构失衡问题，在近十年评选中亦是热点。苏伟贞（2019, p. 72）指出，过度堆砌线索往往导致叙述模糊；第十五、十六届更将“野心过大、篇幅太短”明确列为讨论重点，强调回归短篇小说文体特性的必要性。这亦是文学奖对创作实践的另一种间接引导。

在选拔与培育人才方面，该文学奖对马华创作场域的影响尤为直接。历届获奖名单显示，多位马华重要作家皆曾经历“摘花”阶段，其中黎紫书的作家进程最具代表性。她在文学奖舞台上获得象征资本，并在《星洲日报》的发表与出版机制支持下迅速完成作家进阶，清楚展现文学奖作为合法化机构在场域中的功能。在近十年间，该文学奖同样持续培育着新一代作者。牛油小生以稳定出版与多元写作，成长为八字辈中成绩突出的作家；林雪虹以长篇散文《林门郑氏》获得广泛关注和各界推荐；而林俊龙的作品《Chelsea Blue》不仅在华社内部获得肯定，也成功跨越族群传播，其后出版的小说集《沙坛城》亦获得评论界重视。由此可见，“花踪马华小说奖”仍持续在为马华文学储备未来力量。

2015—2024年间，“花踪马华小说奖”通过制度化的评选与话语实践，在鼓舞创作风气、引导文学方向与培育创作人才等层面持续作用于马华创作场域，其文学与社会意义仍具关键性。

五、结语

本文以2015—2024“花踪马华小说奖”为研究对象，从文学生产、文学评论与文学奖意义效应三个层面，对该文学奖的运作机制与文学生态进行整体考察，尝试勾勒其在当代马华文学场域中的功能与位置。通过系统梳理获奖作品、评审话语与文学奖制度，旨在呈现近十年该文学奖文学生态的基本面貌及其内在逻辑。

在文学生产层面，近十年获奖小说的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七类：时事课题、成长经验、对时代的缅怀、异族叙事、形而上的思考、性别认同议题，以及对马来西亚重大历史冲突的伤痕书写。整体而言，获奖作品在主题呈现上展现出两项较为稳定的趋势：其一，持续聚焦华社利益与处境，对族群问题、政治历史创伤与集体记忆的书写反复出现，构成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主题脉络；其二，在人

^① 陈宪仁（2015）：“台湾文学奖及其对文坛影响之研究（1950-2010）”。博士论文，逢甲大学。

物塑造与叙事重心上，逐渐淡化民族英雄与英雄叙事，更倾向于书写在社会结构中承受多重压力的普通个体。上述趋势显示，近十年该文学奖的创作主题并非线性演进，而是在重复、修正中形成阶段性的演变。

在文学评论层面，通过分析近十年《决赛会议记录》，归纳出评审在评选中所关注的多重维度，并由此推论其评选标准的构成与变化。研究发现，评选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创作环境与文学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中，评审对“马华特性”的关注明显呈现出深化的趋势，评选话语亦不断提醒创作者避免流于表层化与符号化的书写。此外，评审对作品开创性与短篇小说文体意识的反复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未来创作方向的间接引导。

在意义效应层面，该文学奖不仅是文本评选机制，更是持续作用于马华创作场域的重要制度力量。通过奖金、仪式、媒体传播与作家培育机制，该文学奖在鼓舞创作风气、引导文学发展方向以及培育创作人才等方面，长期发挥着稳定而深远的影响。获奖作家由新秀成长为重要创作者，并逐步进入评审体系的现象，亦显示该文学奖在场域内部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象征资本转化机制。

“花踪马华小说奖”仍在持续发展之中。本文完成之际，第十八届征奖亦已展开。谨以此研究，作为对“花踪”文学实践的一次阶段性回应。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 XiuWe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8641-0536>

Florence Kuek Chee Wee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1630-9347>

References

- 郑树森 (2001): “附录: 各地作家及媒体代表感想点滴”。萧依钊主编: 《花踪 5——第五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星洲日报: 285。
- [Cheng Shu-sen (2001). “Appendix: Reflections from Writers and Media Representatives.” In Xiao Yizhao (Ed.), *Hua Zong 5: The Fifth Huazong Literary Award Winning Works Collection*, Sin Chew Daily: 285.]
- 朱宥勋 (2022): 《文壇生態導覽: 作家新手村 2 心法篇 (2022 版)》。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Chu Yu-hsun (2022). *A Guide to the Literary Field: New Writers' Village 2: Craft and Practice (2022 Edition)*.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 Bourdieu, Pierre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Randal Johns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黄万华 (1995): “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特色”,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 57-61。
- [Huang Wanhua (1995). “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1): 57-61.]
- 星洲日报 (2019): “马华小说奖决赛会议记录: 好小说比马华特性重要”。曾毓林主编: 《花踪 14——第十四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星洲日报: 71-81。
- [Sin Chew Daily (2019). “Record of the Final Adjudication Meeting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 Award: Good Fi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ahua Characteristics.” In Chen Yokelim(Ed.), *Hua Zong 14: The Fourteenth Huazong Literary Award Winning Works Collection*, Sin Chew Daily: 71-81.]
- 星洲日报 (2024 年 11 月 26 日): “花踪 17. 马华小说奖决赛会议记录]恰到好处的细节, 让小说变成生命的寓言 (下)”,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 [Sin Chew Daily (2024 Nov.26). “Huazong 17: Final Adjudication Record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 Award-Well-Measured Details as Life Allegory (Part 2).” *Sin Chew Daily · Literary Supplement*.]
- 郭晓明 (2023): “花踪文学奖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身份的建构”, 《马华文学研究》(3): 33-41。
- [Wu Xiaoming (2023). “The Huazong Literary Awar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03):33-40.]